



賓退錄卷第三

大梁趙

與皆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
秋為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
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
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裒傳桓彘目之曰
有皮裏陽秋荀爽傳張闓孔愉難爽駁陳留
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
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
筆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

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為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為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九十八家而唐人脩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

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與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即為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即曰大著作猶有据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

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
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
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
爾欲何為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為
賊用况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
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
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
言姓名是微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
拂衣而去起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
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

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
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
爰盜刺者至閔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迺見
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
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
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真長者天理
為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具行狀
光逸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輩詣
令家望見奇之李矩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
梁王彤以為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

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
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遜光赫又謝方明白
晉陵太守為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
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
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
日不食向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
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
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
在公私宜斷屠鈞永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

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
捕屠宰仍永為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
唐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
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
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
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
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
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
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為太傅韋忠仕劉聰為鎮西
大將軍劉敬元仕劉曜為忠書侍郎三人者
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
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康
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科
檢婦人袒服至褻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
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
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
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
也顧謂之烈女真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
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
付與閑人先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
韓王南園京師句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
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佐除非乞沒
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
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白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兩相獨
魯文昭草文肅制為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
間虞忠肅拜右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為

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摠吾喉舌之司
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
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頡而成闕一不可運
登次輔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
並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
否各單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
交脩繫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於衆
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
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
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

相之意 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
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
僕射肇之詞盖有為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為草降表及孟昶降又
草為蜀人夜表其門曰在脩降表李家當時
傳以為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玄之篡
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冊到姑孰元熙中
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
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

其明順帝時張達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
妄收達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
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為人所
稱前燕慕容暉初立慕輿根譖慕容恪慕容
評將謀為亂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收根等斬
之可與昭順並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
帝二十五而暉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
恪既死母后亂朝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
容重之勲德遂為苻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

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撰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
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
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為
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
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
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為多廉水
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
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時薺麥若
巢糜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上下復耕

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為壟五尺為符終畝為符二十為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為溝為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䟽整符壟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為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塢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

黃蕤長苞西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貧者雖接軫或不盡然又有七月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孳若有物焉陰為之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法用醞醅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

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為鬲子又附而長者為天雄又附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為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為漏籃皆脉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為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為上

鐵色次之青綠為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通握為勝而漏籃側子園人以乞棄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纒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纒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多喜竒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為烏頭冬採為附

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為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略著于籍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漏籃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為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寔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前側

同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蓋亦不然馮子天佳漏籃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二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闢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

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詩曰連酒相就飲一斗
恰有三百青銅錢與昔嘗因是戲考前代酒
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榷之時賣酒升
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
射利是已典論謂孝靈末百司酒酒千文
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新豐美酒斗十千白
樂天共把十千酌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
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

錢崔輔國與酌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卽士元
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
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
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
不同歟抑何其遠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為江
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酒尤可怪楊凝詩
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
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廣
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
呼鄙夫先令嘗酒盜上白瓷甌謂之甌一甌

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
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瓠
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瓠謂之瓠瓠盈之
切疑是瓠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瓠
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
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土疏惡終不可
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乃知
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古伎杜生傳亦有

客土無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美談梁天監四
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来米斗有
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
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
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為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槩
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
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
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飢饉

朝廷以為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飢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紹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時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園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武帝天漢大始間募死罪入贖錢五十

萬減死一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之極亦何肯出此今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賈殺而為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諫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九千不

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
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四
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三千祠堯碑遂夸而書
之貢禹被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制
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
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
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貨千萬者尚少
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五百
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
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為縣
正又為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
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
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
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
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
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
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
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
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又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
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
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 本朝雖赤縣無
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
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圯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荆公
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
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新
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
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

即霜淞耳今北人又訛
為樹挂以為豐年之祥云

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
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誘曰樹稼達官
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
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
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
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
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而
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誘本此顏
師古註劉向傳謂今俗呼為間樹齊民要術
黍稷篇又謂之諫樹云

今日京官無紗朝衣唯
經由外省試差者乃有之
考以是耶

故人楊晉翁天柱嘗語予音為瀧水令初謂郡
時盛夏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
陬僻郡敢於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
集有朝散即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
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雜誌云一朝
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為臺司所糾三司
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閣門使易之且詰有何
條例荅云不見舊例只見 至尊御此耳始
知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為醫深於經方一時知

名元祐間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
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
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為表出蜀今
為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爰盜傳不
以親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
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
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則北朝暨
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 仁宗為從子 宣仁后於 光獻為

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 英宗遂還
宮印 宣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 仁宗竟
無子一日謂 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
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至
婚使相娶嫁十三 英宗行第滔滔 宣仁
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
邵伯溫聞見錄與昔按漢成帝欲與近臣游
宴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
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
乘輿服飾亦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

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
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
非可與 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遺
同而已

王孝先 曾謚文正王子明 旦謚文貞 避 仁廟
嫌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
以為別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謚
忠憲韓魏公謚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比
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道謚清獻而趙
正夫 擬之謚清憲則幾於玳玳亂美玉矣

絲竹筦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
四字寔二物耳

今職制人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
隨宜對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為左馮翊頻
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奏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辨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
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頰長舉茂材遷
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

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既書之以自
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
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
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已無負
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己持此詩以
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
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

人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此亦妄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承德化被郡檄。

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真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盜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宵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着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

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
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着引興參差雜
椒糝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
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
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
士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
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薊汴有南遷錄一
編盛行於時其寔偽也卷首題通直即秘書
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

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偽一也虜
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為儲嗣父曰允恭璟立
追尊允恭為顯宗錄乃謂璟為允植之子其
偽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
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
忠烈王朮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
知其偽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乃用子雲自敘非傳之
變體也韓碑恐不本於
此

賓退錄卷第四

大

梁

趙

與岑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列
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
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寔事悉具於銘詞
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滿墓
銘亦然志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
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
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

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
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為此言然後教之
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
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寔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
奮曰萬石君馮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
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

萬石嚴嫗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慶曆間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
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
於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
共剝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
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甕之術注中
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
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夫知筭術者少故莫
辨其誤漫記之

宋明帝名或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
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
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齋尤可怪
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唱遺
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
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
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
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馬堂印本采人勸合
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

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
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摩令地打
令人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
令以為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於
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
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
如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王卮打嫌調笑易飲
訝卷波遲碧籌攢米碗紅袖拂骰盤之句不
一不特如洪所云也 本朝歐陽文忠公作
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

說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為一大侯而寓以八
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鵠雉猿居右鴈兔
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
而飲之射者所以為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
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為酒禍起於爭爭而為
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
不為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
不能之謂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
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
所以息爭也終日為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

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蓋射賓之數
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令賓主之
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能籌不及
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
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
臨時之約然皆置其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
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
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
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醕則飲籌而復探之
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

免此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祕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

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為館主又云祕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祕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主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為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

君子大隱塵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
堯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
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云
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
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
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
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
者令太守以佞幸酒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
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
不下皆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

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
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謂而後劾丞
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
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
劾司隸以不畏彊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從
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
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劬劬及中書令者
侍中自劬諸劬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
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蠶室
弦歌詩為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

也戲用漢制為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
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
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為除官之數每當飲
者予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為飲齊三筭
者即飲之二筭者與其筭等者決之一筭則
留以酒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
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
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譚撰酒令在馬
王籤詩一卷 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

百首為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
州人鈞鼈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為鼈魚之
屬沈水中鈞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
詩又有採珠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為王公不
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卧
甕人格 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
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
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目蓋與陳李之格大
同小異時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
奉敕刪定史玄道續注蓋采周顛却同梁間

文數家之書為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為之盡廢晁子正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又有水射圖一卷云唐陸秉撰為十五筭以代侯擊地球以觸之筭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其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會之當國決意講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出

張巨山嶧為司勳即為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為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擢巨山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秘書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為孔聖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記殷本紀載伊尹作咸有一德於成湯之時則司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以為孔子之言亦

非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方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荅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為隋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裴諳五世為河南諳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為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曾相 真宗呂

許公夷簡為參知政事 仁宗朝呂為首相

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

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或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或鄆 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

綬分路忘相揖晚報鎮學士院諸子問皆不
荅夜深獨語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
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 仁宗
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呂
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 仁宗獨留呂公
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
公曰士遜出入 兩朝亦頗宣力 仁宗曰
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
太傅知許州 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
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 主

羅相均勞

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
呂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
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中矣既夕鎮院
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子內物色歸家
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
張公惟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
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
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知許州也與昔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
天聖明道間 章獻后上儂 仁宗始親政

綬分路忘相揖晚報鎮學士院諸子問皆不
荅夜深獨語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
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 仁宗
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呂
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 仁宗獨留呂公
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
公曰士遜出入 兩朝亦頗宣力 仁宗曰
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
太傅知許州 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
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 主

罷相均勞

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
呂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
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中矣既夕鎮院
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子內物色歸家
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
張公惟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
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
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知許州也與昔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
天聖明道間 章獻后上儂 仁宗始親政

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范雍趙
稹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 章獻所任用
悉罷之退告 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即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
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
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閹文應使為
中訶久之乃知事由 皇后其後再相贊成
廢后之議實原於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
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
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

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
為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
昭文相罷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
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為尚書左僕
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為正初
命曾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
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
罷去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
七月時 仁宗已踐阼 真宗末年曾參知
政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 真

宗夷簡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穎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言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

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其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

惠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
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
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
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
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
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
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往還未嘗傍
遊一步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
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
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

挈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
乎衆爭為言至人嗟惻久之曰我父迺仁
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
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
年矣洪文敏夷堅已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
龍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
趨城尚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
可愛主翁雖麻衫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
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
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

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
之因雜以它語少為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
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荷鋤前
揖人物可觀絕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
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
適市見翁倉黃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
年不入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
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閩外粥果
失稅為閩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
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

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斯子贍給若渠不勝
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
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兄又以罪在已甘心焉
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
翁叱之兒必欲有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
曰大人元係帶職正印宣和間累典州郡翁
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救在否
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
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
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

慕紛華汨利祿事表襮者聞其風泚其頽矣
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
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
大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於杜生
之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
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
其宜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
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
人方有此顏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

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
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
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
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
侍爭辯聲聞御前 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
賤由命乙言貴賤由至尊 帝默然即以二
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
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
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

司保奏甲推恩 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
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昔按唐張
鷟朝野僉載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
時徵方寢二人總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
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
一書遺曰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
一負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
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
徵怪而問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
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

耳聖君賢相一嘯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
一人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
而我 仁宗皇帝豈為是哉

開禧丙寅眉州重脩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
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
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
即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端筆有文辨才
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為侍者親
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於元祐四年己巳
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

若是後身則已轉輪矣
何事復脩供耶

十三歲矣果平生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於本等內改封 國朝之制也洪忠宣公子貴追封鄒徙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後又云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見重有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

有大禮封贈魯祖追封揚楚國公贈太師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揚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數則知已有前此矣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書牛弘傳云十一月不以黃鐘為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自備但記陳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
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
李暉弟繪傳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
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閑而
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
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
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
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主仲
言亦信之筆於揮塵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

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為一元集可攷
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
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
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
橋上無人識閑凭欄干望落暉

齊已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
玉風以中酒之中為去聲於義為長徐邈中
聖人三國志既無音未可懸斷為平聲也

毋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
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

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魯文清詩
敗鼓無聲強自搥不堪持通阿秀家似用王
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為雷霆之雷洪文敏續
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歷舉左氏公
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璫瑁玉
匣之瑤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
衾黃魯直送王卽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
君以相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
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為儋州 本朝為昌
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
大荒北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
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
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
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
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
門之北鷹隼所鷙涸窺之國饕餮窮竒之地
叙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
君者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崖之名蓋

晚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
靜未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
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
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
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泚後見舟人焚香祈神
云告紅頭頭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
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二是也長讀如長
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

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
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
錢之為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
長字為平聲故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四

